
NEWORLD POETRY

BIMONTHLY



詩雙月刊

NO. 4 JUNE/1991

一九九一年六月第四期



詩雙月刊

目錄

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 | | |
|-------|------------------------------------|-----|
| 目 錄 | | 封面裏 |
| 古寒山作品 | 某夜讀史贈石城君／在風雨的走廊上飲酒 站立虎籠面前的蔭影裏／醉 | 1 |
| 恆 行作品 | 調沙漠風暴 | 2 |
| 方浪舟作品 | 火燎之國／你路過這樣的世界／祖傳山道 懷古幽思 | 3 |
| 心 水作品 | 痛的感覺／六月飛霜 | 4 |
| 冬 夢作品 | 寫給孩子們的詩／某夜與妻看電視 | 5 |
| 陳銘華詩抄 | 早安越南 | 6 |
| 遠 方作品 | 眼鏡／假日之晨／書架／人行道 | 7 |

菲華現代詩選：

| | | |
|-------------------|-------------------|-------|
| 月曲了的詩：多給夜一顆星／七月虹間 | *白雁子的詩： | |
| 門／寶石與寶血 | *卓培林的詩：街童／等夜車 | |
| *張靈的詩：異鄉結／燈 | *平凡的詩：中東過敏症 | |
| ／婚姻 | *王仲煌的詩：蝙蝠與夢／流浪 | |
| *蒲公英的詩：一滴淚 | *陳默的詩：想你／秋決 | |
| *張斐然的詩：瀑布 | *文志的詩：遊戲 | |
| *林泉的詩：雨的手勢 | *小藍的詩：蜘蛛網 | |
| *和權的詩：大川 | *謝馨的詩：脫衣舞 | |
| *心字的詩：醉的哲學 | | 8-13 |
| 千 瀑詩扎 | 偏偏一想起天安門／那人／歸期 | 14 |
| 丹 流作品 | 新生／弧線(之七) | 15 |
| 劍 鳴作品 | 遙控／風信子 | 16 |
| 尹 玲作品 | 鬥牛士／淡水觀音／午夜殺手 | 17 |
| 讀詩隨筆 | 讀[煉石補天]後感：恆行 | 18 |
| 藥 河的詩 | 無題 | 19 |
| 轉 載 | "給青年詩人的信"內容與形式：楊牧 | 20-23 |
| 黃應泉的詩 | 無題 | 23 |
| 長 河的詩 | 山精和水精 | 24 |
| 藍采文作品 | 夢 | 25 |
| 瑩 瀛的詩 | 倦／不是神話 | 26 |
| 葉 靈的詩 | 海鷗 | 26 |
| 陳方圓的詩 | 迴 | 26 |
| 斯 冰作品 | 風景／心花 | 27 |
| 監獄裏的詩人：夕夜舊作選輯 | | 28-30 |
| 編後隨筆 | | 封底裏 |

主編：陳本銘 陳銘華
編委：千 瀑 許德榮
黎啓鏗 陳方圓

古寒山作品

某夜讀史 贈石城君

而翻開第一頁
看到海倫回眸閃笑
一場永遠的戰爭
便於她的身後
轟轟烈烈地演出

讀到第三次
海倫就已很是憔悴了
我無法忍心望著她枯萎下去
急忙忙掀到第三十九頁
卻見幾個老頭
正抱著海倫的破鞋子考證起來

終而合卷，一支斷劍
自史書裏灑出
落入今夜的新書桌
我撿之就礪
去割除路中的荊棘
渾然不知海倫是啥模樣

站立虎籠面前的蔭影裏

——致劉軍君

真想親近你，隔著柵欄
但永遠觸不到
陽光正爬過鐵條框
省略去鏽斑
撫愛你，光芒四射
我站立蔭影裏
渾身冷顫
看見你步出籠子
從容大度
遊客們驚兔般逃竄
掉落了滿地的好東西

此時獨你理解我
把我連肉帶骨統統吞食

在風雨的 走廊上飲酒

黃昏的景緻
泡在風雨之中
一只鳥
一只鳥濕了翅膀
沉沉地折落臨風臨雨的走廊上

我倚廊飲酒
風雨競相與我爭飲
冷冷的霜在心裏閃亮
冰凍著一朵欲開未開的情感

就這麼冷冷地飲酒
且佐以那只濕鳥的陳陳顫慄
而驀然發現
你擎著粉紅的油紙傘
荷花般搖曳風來雨去的小巷
剎那間燒燙了我單手撐舉的寒酒

醉

你突然襲進虛掩之門
在身後，柔柔地
焚烤我的枯坐

還沒聽到你的呢喃
我便跌入芬香
看見烈火四面圍攻

別言語
別喚我回首
我的心在掙扎在滴血

而終於抵擋不住
只那麼一瞥
我就爛醉如泥任你主宰

調沙漠風暴

一．冬暖日速寫

(禮拜天中午氣溫63°天晴)
彌撒完畢
教堂揚溢的笑聲
那麼悅耳
望向街外往還的汽車
那麼悅目
冬暖日呵冬暖日
圖書館蹣跚蹣跚的讀者
忙著尋書摘句
快餐店進進出出的食客
忙著吃他們的午餐
一個漢堡飽一杯可樂
一包炸薯條一杯雪糕

(冬暖日呵南風柔柔雲縵柔柔)
卻見一群寒鴉
擠在路旁的一灘水中
沐浴
而且吱吱喳喳不停地
像在閒話一些
又像在爭辯一些
關於那邊軍港的清冷
幾隻午寐的海鷗
以及幾個婦人望海的眼瞳

二．國歌

一座鋼琴一支風笛
琴鍵初動笛聲隨揚
國歌徐徐奏響
眼眸裏的旗徐徐搖動
心坎裏的旗徐徐搖動
千萬隻手中的旗徐徐搖動
搖呵搖呵壯懷激烈
搖呵搖呵情懷難禁

千絲萬絲絞住
滿眶眼淚蘊藏的
一個愛的定義
湧出即成家書

千封萬封寄去
風塵滾滾的大漠
盼你早日收到
細細展讀
你會感到每一個親切的字體
在你掌上變成小小的
依依難捨的戀火

千萬人祈禱
千萬人祝福
溶入震撼哀腸的國歌
傳到千里萬里
傳到你戍守的前哨

三．波斯灣的祈禱

導彈炸彈日以繼夜不停地轟
轟轟復轟轟定要轟斷那軍曹的頭顱
也難消在戰火裏覆沒的黎民
那種迸裂的憤怒

聽，波斯灣的浪潮氣若遊絲
看，落日黯然駱駝憔悴
更莫談美女了
糧餉缺乏清水缺乏
買不到漲價的葡萄酒
注滿夜光杯的是哀痛的熱淚
極目是斷井殘垣油田失收
本是風華絕代如今卻饑饉和喘息
這些慘無人道的悲劇
都是這瘟疫般的軍曹傳染出來

真主呵真主！
請您拯救被胡森逼壓的百姓吧！
叫阿拉丁把熄滅的神燈
重頭仔細擦亮
讓波斯灣回復往日
可蘭經裏的夢境

九一年二月維州

方浪舟作品

火燎之國

荷花
彷彿遠古的油燈
點燃在暗夜上

鮮艷是芳唇之瓣
吻醒了朝霞
吻醉了依依惜別的夕陽
無邊的林海焚燃

灼醒的我是虎
向高山峻嶺撲去
用利爪撕裂懸崖的威嚴
讓千古醜陋的嘴臉昭見火光

烈焰熊熊不息
我與如花的火舌親吻下去

祖傳山道

爸爸緊跟著爺爺
我緊跟著我的長輩們
一樣的登上大山
山道
從我們手腳的攀爬中
向下滑落
盤旋如繩
提起吊籃一般
一條條山道
吊住我的村莊

拉在手裏的，是我的童年
拉在手裏的，是我的村姑娘
拉在手裏的，是我的家的家
我不敢鬆開雙手
這裏的一切都很重

你路過這樣的世界...

荒原剩下枯樹
枯樹站在嫩芽的頭頂
展示一種構架與一種份量
路過這樣的世界
你唱不出一曲牧歌

面具漂浮在門的內外
沿著大街小巷川流不息
路過這樣的世界
這個童話靠你最近
你感到最噁心

高樓大廈矗立在城裏
活像懸崖與峭壁
路過這樣的世界
你用手抱住你的頭痛
在巨牆的陰影裏形同螞蟻

懷古幽思

踏上尋根之路
黃土高坡飄移而來
茉莉茶香逸興而去
吳王金戈越王劍
迎面開殺
自古於家國
橫飛未已
長城伸延如龍
諸子百家
在烽火的圍困中
在帝王的冷宮裏
窮儒頻打寒顫
淚涕洗面
苦吟悲哦
嗚呼！千古浩嘆
驅散不去魔王林立時的
迷霧

心水作品

痛的感覺

夜張開黑眼睛瞪視
我望向暗裏數羊
白天微笑而動容的五官
忽然色變，皺紋如波浪

無跡可尋，來時
筆自指尖滑落
詩靈飛遁，汗自掌心
把山水風景掩沒

用火烤熱，以雪冰凍
還要溫柔的搓揉細撫
最好是妳那口皓齒
來吧！將魔鬼自我手肌中咬斃

這場淒慘的戰爭
無時無刻不分晝夜襲擊
我已經學會
如何咬牙切齒的忍住呻吟

甚至在醫生冷艷的眼裏
我居然談笑風生若無其事
求她發一次慈悲
為我切割整條手臂

和魔鬼同歸於盡的計劃
無非斷臂，猶疑無非
拋不下繆斯
如此糾纏無非魔鬼與我同在

九一年二月墨爾本

後誌：左手肌肉工傷至今四年餘，執筆往往奇痛忽襲，午夜也常常被擊。醫無效，與痛鬥爭，仍能詩，證明魔鬼不能奈我何也！

六月飛霜

飲泣的天空哭喪著臉
斷魂的行人來來去去
相約共赴領事館門前
吶喊也好示威也好絕食也好
無非想將憤怒化為利刃
舉目凝注那血腥紅旗
火自眾眼中燃燒
五星殞落，炎黃子孫們
都淘出一顆傷透的心
沿街叫賣，而槍聲自神州的心臟
飛越萬水千山，逐一把希望擊斃
六月遂成為夢魘
霜飛六月，是歷史的傷口
英魂都已聚集天安門外
哭喪著臉的天空嚎啕
海外魂斷的遊子仰天長嘯

九一年紀念六四兩周年於墨爾本

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來稿請以原稿紙繕寫清楚，並註明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下列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冬夢作品

寫給孩子們的詩

＊ 給芷琳，雙靈
並與她們父親齊投入此詩的感受＊

孩子 天空這麼遼闊
愛放風箏的父親
把風箏放得多遠多高
僅能佔據一個小小的空間

一個小小的空間
籠內的吱喳鳥又唱又跳
父親不忍心放牠出來 飛吧
飛得去香港
飛得去紐約嗎

孩子 不要哭泣

天色縱然黑了 記住
點著妳們的眼神
是兩岸不滅的燈火
隱隱 黎明來臨前
一絲曙光已然足夠

香港的冬天冷嗎
紐約的冬天今年該很溫暖了
煮茶時 孩子
別忘記添些中國的菊花

九一年四月香港



某夜與妻看電視

入夏以來
我家窗台那盤非洲紫羅蘭
白色的花朵 患了
好嚴重的貧血

晚飯時
電視台那個“頭條新聞”的節目
兩位男主持
陪著一個鬼佬評論員
分析美越未來關係和緩的趨勢
鬼佬說的
竟是十分流利的國語

繼續看下去

結果是 盟軍聯同美國大兵
把伊拉克打個落花流水的痛快
侯賽因的部隊在前線淌血的時候
痛的是
全國人民的痛
(侯賽因有沒有感覺)

戰事算不算結束
難民潮卻正開始了
一個個單薄的帳幕
怎抵受
朝來寒雨晚來風
可憐的庫爾德族的孩童
在土耳其邊境的難民營裏
自製的繩索 裸著上身
打鞦韆

轉過別台吧 妻說
不如看看天氣報告
明天是否需要加衣
上班去

(難民營裏今晚會不會刮風呢)

九一年四月香港

陳銘華詩抄

早安！越南

一．別

畢竟
不再屬於這裏
好長的記憶啊
送行的人已歸去
無需叮嚀，沒有掛牽
只要十元美鈔
女關員便微笑揮手
依稀許多年前
赤足走過界河
耗盡全副家當

九一年四月廿六日新山一

二．晨

想必昨夜無夢
兩架三輪車
迎面撲來
驚醒了一街
洶湧人潮

早安！堤岸

九一年四月廿三日堤岸

三．Camcorder

穿過變舊的新公路
頭頓！流亡的城
沙是擁擠的
海是嘈吵的
物物似真，事事疑幻
我興奮奮尋覓
卻見焦距模糊
足印遠去……

九一年四月廿一日頭頓

四．過故人舊居

輕……輕，我走過
像初戀時的黃昏
黃昏時的炊煙
彎彎腰
未知綠葉
他鄉已否成蔭
怎敢叩門
怕怯怯應門的
不是你
還是你

九一年四月廿日堤岸

五．荒原

恍若隔世事
龜裂的土地曾披紅戴綠
昆鵬扶搖直上
草叢花間，蟬蛻蝶夢
當時不識風與月
空教大江東去
而今又再打點行裝
舊日衣冠已沾塵埃
想回復沃野
要等四月雨來
方知餘情了未

六．因果

雁不識淒涼
因為它擁有天空
落葉不解離情
因為它擁有泥土
好頭顱早該披髮狂歌
不為中年，非關憤世
而是天空中偶然飛過的人字
泥土裏驟然回歸的嘆息

九一年四月赴越前洛城

遠方作品

眼鏡

始終不敢得罪這位畏友
雖然有時也暴跳如雷
他從來不同我爭辯
祇用冷冰冰的事實
澄清我處世哲學中
許多糗糊甚至錯誤的觀念
用耐心和啓發
幫我剖析這令人煩惱的世界
而不至於驚慌失措眼花繚亂
為了糾正
我毫無道理的悲觀主義
他化作長虹
他面對江河
闡述人生並非灰濛濛的一片
祇要認清目標
就應當奮力直前

因此 在我生命最光耀的歷史上
他以自己的睿智與清醒
奠定了崇高的地位和尊嚴

書架

你聽說三層以上的橋嗎
你相信能承受這樣重壓的橋嗎
你見過如此繁忙的橋嗎
載著宙宇的古往今來
載著地球的水火木金土
載著人類的七情六慾
載著神的啓示和說教
那巨型卡車
一輛緊挨著一輛
緩慢而堅定地 駛向
等待的碼頭 駛向
饑渴的工地 駛向
不斷追求的靈魂
駛向明日的微笑

假日之晨

窗外的自由派樂隊
一大早便奏起了假日暢想曲
我終於從沉沉的過去中醒來
不禁惋惜以往的粗心大意

晨風瀟盡殘夢裏的陰影
還原出的圖像明快而清晰
淡淡花香溶入沁涼的風鈴
像故鄉的吳儂軟語
潤滑了沉重滯澀而緊張的節律

我賴在解除了禁制的搖椅上
深深體味著
關節的每一聲感嘆
毛孔的每一個喘息
心臟的每一次搏動
情感的每一番風雨
真真正正完完全全 屬於
我自己

人行道

任是前頭煙塵滾滾
一步之差
就可猶疑
就可找回自我
祇是一旦被驅趕上
那漫長卻並不愜意的旅途
似乎就別無選擇
祇有在一番掙扎
在幾場大病折磨後
才有機會攀援上
這可愛的人行道
在那裏
大都市的思維
顯得遲鈍緩慢
而形象卻變得文雅而瀟灑
可惜日已西沉
甚至連餘輝也在散失

踏千島之浪而來的

菲華現代詩選

月曲了的詩

白雁子的詩

多給夜一顆星

門

向街上的童販買根香煙
用這小火把 深刺暮色
夜空的痛楚孩子的微笑

關窗
熄燈
門上門

微笑地算不清手裏幾顆
我的銀角 他的星星星
直到遠方走來踩熄現在

風雨偏偏
把春水的悄悄
搬到我枕邊

七月虹間

寶石與寶血

松的講座
設在深林

燦爛銀河
寶石光芒萬丈

聽眾二位
芭蕉扇半把
我的心半截

我無星辰可展
炎暑使田隴龜裂
傷痕加深
喋出的寶血救不了旱災

我的另一半心
早被戀人帶走
七月虹間斷筆
一去不返

而樹自高自大的態度還在
它確實顯的更瀟灑
更有春天的氣候
奈何那也是可恥的焦點

半把蕉扇
性格獨特
半身不遂
清風仍舊徐徐

踏千島之浪而來的

菲華現代詩選

卓培林的詩

街童

一張空白的紙
沒有彩虹
沒有藍天的紙鳶
更不用說
溫暖裏的撒嬌
只有寒冷的夢
麻木的神經
走過子夜
饑餓的街頭
疲憊的路燈
脫不掉
城市之網
貧窮的結
孩子
何日是你
徘徊的盡頭

等夜車

一雙燈籠
載著城市
飛馳而來
揮手之間
調戲的風
無忌的
掀起衣角
亂摸著你
嘻嘻嘻嘻
拋你而去的笑聲
留下寂寞的無耐
躑躅街頭
走人生孤獨的一程
也許
挨過黎明前的黑暗
明天是
金光撒滿都市的
新一程

張靈的詩

異鄉結

四季聞不出的愛戀
總在爆竹乍響時
嗅覺
咀嚼欲奪眶而出的
苦澀

積雪埋葬了好幾個
春夏秋冬的夢
讓大年初一的
一滴雨聲
驚崩
癱瘓成不言不語的
懷鄉
情結

燈

黑的使者
從未臨到這地界的

暗慣於在一剎那的覺醒間
遁逃向光明之外

從這裏燃起火光時
邪惡和醜陋已結夥一群同黨
牢牢地把手入口的門道
抗拒明亮的來訪

若照耀為最真的元素
將創造出比美者更美的傑作

呵！經過一次光照之旅
從黑暗中得救贖
你的靈是一盞不朽的燈

踏千島之浪而來的

菲華現代詩選

平凡的詩

中東過敏症

一月十六日
中東的戰火
才在銀幕上一閃
離開菲律賓
至少還得幾十光年
岷市的食米 罐頭沙津魚
已被搶購一空
誰教岷市的居民
太喜歡飲咖啡
就連我
每夜守在電視機前
想把坐姿
改變得舒服一點
也得考慮
伊朗
約旦
敘利亞的
反應

婚姻

正與負
對立得互相吸引

戀愛是一種
化學作用
產生一種沉澱叫
婚姻

王仲煌的詩

蝙蝠與夢

流星後
夜的一顆
黑眼睛
附進玻璃窗
玄出萬年的時光感
扑入我

啄我公寓
退入
童年

黑太陽中
一線翔音
不絕的衝扑

流浪

自荒地上，稍生
的等候，側望
集車
路的奔駛轉向
家——
一顆燭火
飄碎於燈眸
且重新數著
歸宿，且走
且天涯測量著
人生

偶而
棲進一地方的風
暗過任何具體
一會兒，遠路的溫馨
行過燈柱
推影被橫影
捕走

踏千島之浪而來的

菲華現代詩選

蒲公英的詩

一滴淚

流一滴淚
泣一滴血
仰天吞下

四十年的執著
四十年的仰止
四十年的深沉
流下了這麼一滴淚
泣下了這麼一滴血
我
仰天吞下

一顆不死的心
顆顆心的不死
一曲不朽的歌
曲曲歌的不朽
交織著
坦克
刺刀
還有鮮紅的血淚
滴入歷史的
流裏

歷史
歸
歷史
血淚
歸
血淚

八九年六月廿四日子夜初稿

後記：六月五日一早翻開報紙，
血紅的大字標題，觸目驚心，
我的淚潸潸流下。二年多來，
詩稿幽禁抽屜，內心猶疑不能自己，
時至今日，尚不敢自定論。當日事件，
是非功過，歷史自有公論，詩只是當時心情的寫照。

九一年四月一日補記

陳默的詩

想你

想你
已是生活軌上的日月

情感的泥巴
一經日月輪流烘烤
將是易碎的陶器
塑之為茶杯吧
恰可盛載苦澀
再加個蓋子
以免相思溢出
不想卻比想更難過
杯中日月循環依舊

想你
已是生活軌上的日月

秋 決

——給安妮

思念總是在深秋
季節越深
顏色越濃

我那入秋的心
總是抗拒入冬之姿
總愛回頭張望
妳那飽滿春意的容顏

而當相思如落葉
一片片不停地灑落
我只能一片片地拾起
等待秋決

踏千島之浪而來的

菲華現代詩選

張斐然的詩

瀑布

我是土地忍不住的淚
沖洗江山

別問我匆匆
我是已冷的水
也想過海

文志的詩

遊戲

這是一場遊戲
開始轉身過去
我面對著童年
數著一二三四
數到一九八八
結果轉身過來
我面對著自己
追逐在歲月裏
偶爾再次跌倒
站起來我否定
這是一場遊戲

林泉的詩

雨的手勢

雨的手勢
你未必懂
雨帶來江湖
帶來河海
在空間

有如驀然我的鞋子
踐踏在晝夜思念的
另一個國土
而嵌入那版圖內的
江湖滿地，河海縱橫
正是此刻由雨的手勢
插進我的心中

小藍的詩

蜘蛛網

喜歡在生活的空間
最好在無風的角落
用一條細又輕的
銀絲
牽出
你 我 他
有形又無形的關係
一次又一次
一圈又一圈

直到
一舉一動
震動了整個網
在嗡嗡掙扎之餘
自問
什麼時候開始
我 已經是
一隻蚊子



踏千島之浪而來的

菲華現代詩選

和權的詩

大川

雜亂的碎石
怎能阻攔激湍的水勢？
區區的低窪
怎能拘束奔放萬里的長流？
敢於沖瀉，勇於
捲浪
就不怕泥漿堵截
就不怕一個個坑陷
我大笑，轟轟隆隆
搖撼著天地
我起伏的心
翻騰成瀑布，筆直
傲立於高崗
我澈澈透明的愛
從塞外，浩浩
蕩蕩
綿亙到中原

我迅疾疾如電
我叱咤咤如雷
過了峽谷，一波波
直瀉而下
衝向旱災的世界
衝向人們胸中
龜裂的土地

謝馨的詩

脫衣舞

大旱之眼仰望
霓裳，徐徐飄落……自天體
無雲的晴空，該有一幅
皎潔的月——啊！那樣渾圓的輪廓

而羽衣緩緩鬆解後的
天鵝湖，是一片明淨原始的
赤裸——啊！那樣的山，那樣的水
那樣柔和的線條

心宇的詩

醉的哲學

聽見木梯輕喚
你溫柔的名字
我把千年的酒
從厚厚的詩卷中
取出

冬天的酒
應該熱一熱
現在是夏天
你說
酒裏要放幾塊
冰

而我是那種
喝酒不加冰的人
這樣
才飲得出它的
香
甜
苦
辣

杯子只有一個
你不喝無冰的
我不喝淡化的
如此對峙
終於注滿一杯
僵持的眼神

也罷
我將酒收起
重新藏入愈來愈重的
詩卷中

編按：本輯選自[千島詩刊]，[亞洲
華文作家雜誌]及[謝馨詩集]。

千瀑詩扎

偏偏一想起天安門

偏偏一想起天安門
這條唐人街就顯得
出奇的冷清與寒酸
那曾經舉臂握拳喊口號的人和人呢？
我來不及盤算
一尾冰過的石斑值多少錢
星期六呵原本就是例行的柴米油鹽
像早上起來小便漱口煮咖啡
說些閒話聊聊天
應當如此本來就不是新鮮
自從戰爭結束胡辛灰頭土臉
人們出神的議論神經質的
看著道瓊指數直叩三千點
繫獄的如常繫獄
判刑的已經判刑
誰會多事記住這一天
那使人既著急又羞愧的六四
管它一百多還是三千多
沒錯，清清楚楚
[找回三塊六毫四]
既然收銀小姐堆上好生意的微笑
我又何必掃興
記掛著模糊的頭顱
想著螢光幕上
一灘已涼的死血

九一年五月五日西雅圖

那人

那人自從投了江
五月是一首千秋未斷的離騷
任風憂悵的唱
任雨傷情的敲
從此沉吟一直到了

今天我們再沒有江可投
流水處處，處處是甜美的血腥
遠洋江頭，喚雨呼風為了革命
大牆外邊，列國周遊爭相演說
民主船出師未捷
六四冤魂留下熱血
就匆匆走了
五月是一首千秋沉吟的離騷
去，也憂愁
返，也憂愁

是那人江投得太早
還是今日的學子
耐心未夠
等不及黑牢
坐白

九一年五月四日西雅圖

歸期

就這麼決定
像宣判的囚犯，最後的心情
那怕誰人又在樓頭
偷偷凝眸[註一]
那怕春雨疏疏
落落，最是傷情
那常年夢著的親愛的海岸呵
那怕今天
變作討飯人慘淡的風景[註二]

幾番情怯
始終也得歸去
未怕桃花依稀
但願人面憐我
舊識二三
尚記住從前相好

九一年五月五日西雅圖

註一：詩友銘華返越前寫有[春雨]一詩，刊國際副刊，其中有云[怕春雨樓頭／猶有人傷心凝眸]。此處借用。

註二：銘華回美後在電話中指出，今日的越南頭頓，乞丐到處可見，所謂美麗的海
岸，只是遊子夢裏[美化了的事物]云云。

丹流作品

新 生

曾是廿四季懸在無色輪迴裏的
蛹 無聲寂靜地
期
待

萬水千山外
你跋涉而來
從兩個體系裏 邁向
時間的頸
曾是廿四季期待的
晨曦 驅走了離愁
飛瀑 奔放出歡欣
你我再用眼睛說愛
多少夢幻純真
幾許悲歡離合
原是命運取舍的蒙太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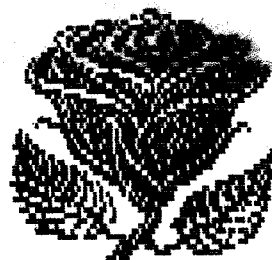
外界刮著風的冷
你我心中有暖
外界圍著林的野
你我心中有愛
蛹的細胞在繭內繁殖
瞬息蛻化
展現一雙羽翼 之後
傲然地
脫
繭

後記：作者與滯留越南家眷分隔六年
後終於團聚，一九八七年元月
同遊幽思美地國家公園時之作

弧線(之七) ——給D

Valentine
把我心中的玫瑰
獻給你 六月新娘
卅二載悠長歲月
載滿關懷和愛
時空的考驗寫下滄桑
幾許哀愁
多少辛酸
你總以沉默迎接
微笑吧
你睫畔的瑪瑙 依然誘我
你心底的善良 依然擁我
靈犀一點
地久天長

結婚卅二周年情人節



劍鳴作品

遙 控

只有
只一只手
輕輕地按下戰爭的電紐

電紐就按下了戰爭
戰爭就按下了死亡
死亡就瀰漫著
像空氣 擴散著
在我們呼吸的口鼻之間

綠綠的樹叢們知道
紅紅的屋宇們知道
紅紅的大街小巷們知道
就是人們不知道

因為
死亡是在遠方
遙控著它的是電紐
敵控著它的是一只手
而手與電紐
都是沒有意識的動物

就這樣讓
這種Game進行著
沒有結局的
或者直到
我們這裏
不再茵緣如故

戰爭
就是這樣
瘟疫 匍匐地
爬上我們的身上

九一年二月一日

風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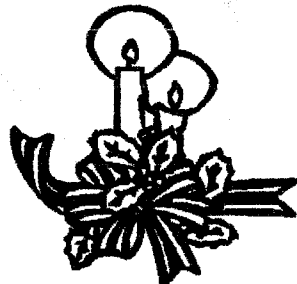
風信子 毋忘我
你們不可以走進戰地裏去
要開什麼樣的花也可以
要吐什麼樣的顏色也可以
要展覽什麼香味 形式也可以
就是不可以走進戰地裏去

你們可以攀上隅牆
躺在網球場上傾談
春天 夏天可以聽鳥的演奏
風兒的合唱
就是不可以
頑皮地走進戰地裏去

因為
那裏有很多年青的孩子睡熟了
他們在一陣劇痛的喊叫後
就睡得熟透了

生命
枝葉的青綠
花的紅紫
對他們都沒有意義
風信子 毋忘我
你們可有機會選擇 (他們沒有)
就是不可以走進戰地裏去

九一年二月廿日



尹玲作品

鬥牛士

登革熱好不容易在寒流中退去
鬥牛場內卻發起燒來



鬥牛士個個驍勇
連戰數十回合
披肩斗篷雨般紛飛
可憐這頭犢牛
被不太利落的劍法
凌遲成支離且
韌如鞋底的
牛 排

午夜殺手

分秒不差 零點正
子夜出擊
冷面無情
彈無虛發

淡水觀音

起起落落
總隨昇降機
不在商管大樓
就在觀海堂
騰空躍起或
直墜海底

或以左輪
或以步槍
或以長槍
有時甚至是密集的機關槍
連珠掃射

砍伐濫葬都由它去
這世事不看也罷
管它河水是鹹是淡
混濁不堪是一定的
連鷺鷥都被醃成烏鴉
還是保持舒服的仰臥姿態
看頂上灰濛的天
偶爾飄來一絲白雲

倒退的 前進的
轟轟的 飈飈的
呼嘯而過的
冷不提防暗地裏刺出的
從不失手
總是瞄得準準
每一隻脆弱的耳膜

中彈者
遂倒栽在無眠的血泊上
時間拉長
把神經拉成一絲細線
最終繃斷
不治在汨汨湧入的曙光中



讀[煉石補天]後感

——恆行

這是一首值得品味的好詩。句法明朗，節奏鏗鏘，自會心的幽默處又感受到陣陣悲愴如巨石壓下，使人按捺不住。詩中的女媧，可能是暗喻中國民心的動態。作者長河首段寫著：

女媧最後死了心
拋棄頑石，隻身移民
海外，日日為五斗米折腰
夜夜夢回天崩
地陷：

心灰意冷的女媧雖身在異域，但仍惦掛著自己的祖國。夜夜夢回，只徒得一聲低嘆。這表明了每個海外的中國人的心態。其實，海外每一個中國人都很關心自己的家鄉情況，如果知道祖國的政策有好改革，經濟穩定，農產豐收，人民待遇有所改善。這些都是令人興奮且掩不住眉飛色舞談個不休的事。

但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後，彷彿每個人又被一塊頑石重重壓在心口。連我有時也低眉搖頭，嘖嘖咕咕似在罵個什麼的？

長河在第二段以[炎黃大戰]至第三段的[從此戰國跟著戰國]，已經清楚列出中國歷朝千年的戰禍連綿。此無它，都是做皇帝老子的搞獨裁和霸權，處處疑神疑鬼，為了保全自己的帝位，不惜將佞臣當作忠臣，把愛國者當作叛逆份子，一律格殺，先斬後奏。所以說，那一國最多烈士，應首推中國也！

[烈士呵烈士！如果您們手拉手並肩排著一定長過長城。只要您們每位寫下一個字，必可編成一冊厚厚的中國血淚史！]

女媧，一位煉石補天的神。勞勞碌碌了幾千年，獻出多少血汗還是白費心機，還是等不到中國的第一位[明主]出現。結果反被那群帝王，領袖，軍閥，主席玩玩弄弄累得筋疲力竭，沉沉迷迷。

最後一覺醒來，厭倦透這種獨裁者霸權者的無藥可救。自己亦跟著潮流移民海外，回復一個升斗市民，平淡過活。

其實，這種平淡生活也是全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日子。國內無戰亂是一件好事，軍隊精銳國防鞏固也是好事。重視經濟發展，積極研究科技都是好事。但人民至少可擁有一點自尊，自主與自由更屬難能可貴也！且讓我拭目以待：日後的中國是排隊付賬，並非排隊搶購糧餉。那才是我心中真正的好祖國。

末段說女媧在中國幾千年尋覓的[明主]，結果在異域發現了。你說是什麼？原來是[民主]！

[民主！][民主！]

海外的中國人和在中國的中國人，都渴望它早日降臨中國。

讓每一位曾為民主奮鬥而壯烈犧牲的烈士，也早日得到安息！

一九九一年五月維州

註：[煉石補天]作者長河，請閱第三期[新大陸]詩刊。

藥河的詩

無題

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 —— 李白

埋葬的床第
夜來性愛你是
種種體位的對手
掌心首先冒汗
風暴缺堤曾一度焦渴的背門
遍體倒灌河流
你強烈暗示氾濫
可以迸裂肌膚攝出
在碰撞的星體間歸回渾沌
以你的手自然地
扯開拉鍊像扯開琴套
企圖歸還我迫切的逾越

原來
你叫做死亡哪
果然有個讓人驚喜的名字
我們曾交歡於剎那
於未知
於一方寒薄的刀片
一環回想深遠的繩索
安非他命扭開一道道的門
或者失速的美感
是你的手
纖美而巨大
以你的名字
這樣地舒展著
摺疊且棄置了許久
一種景觀的悸撼

九一年五月三日加州，阿罕布拉

轉載

〈給青年詩人的信〉

內容與形式

▲楊牧

幾個月來一直不能釋然的，耿耿於懷，是因為欠你一封信。大概是去年初秋罷，我收到你遙遠寄來的詩稿，和那情懷深美思維奮秀的長信！現在坐在冬雨的窗前，想到當時的喜悅，又將心緒推回燦爛的秋天，高樹上的葉子開始轉變顏色，淡紅和淺黃襯在大片濃綠裏，風吹過我書房外的雨廊。

我一直在工作，從這張書桌搬到那張書桌，尺幅裏的情節前後搖擺，斷定，渲染，沉寂，然後將一疊黑漬初乾的稿紙撿起來理好，順手拿一塊墨西哥玉鎮壓住，開門走進後院。就這樣持續地，重覆一些生活瑣碎，能夠以筆墨抒寫的，能夠用修辭原理表達的，竟只有那麼多；反而許多意興大小，都潛伏到了精神的深淵，久之更好像一一溶解，變得不可理會了，好像已經不再屬於我了。於是冬天就來了：

就有那麼一條傾斜的光，
每每在冬之午後，
壓迫著，沉重如
大教堂管樂的聲調。

那傷害是神奇如天的；
我們看不出疤痕，
只是內在有些異象
點明了後果症狀。

誰都說不得，沒人知道——
是一封烙印，是絕望，
一種華美的沮喪
從天外飛來。

當它到臨，山水傾聽，
影子們屏息安靜；
它走的時候，那距離
大約和死亡的面貌相等。

There's a certain slant of light,
Winter afternoon,
That oppresses, like the heft
Of cathedral tunes.

Heavenly hurt it gives us;
We can find no scar,
But internal difference
Where the meanings are.

None may teach it — Any —
Tis the seal, despair, —
An imperial affliction
Sent us of the air.

When it comes, the landscape listens,
Shadows hold their breath;
When it goes, it's like the distance
On the look of death.

這是愛密麗·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一首短詩，那欲說還休的格調很能寫照某些冬天的午後。就是那種華美的沮喪，具像一條傾斜的光芒，有時從天外飛來，傷害了你，使你覺得絕望又好像因為那絕望之感而有點滿足，不知道為什麼，但往往不畏痛苦，反而還期待著它。

你秋前信中所提的，一直到今天我才弄清楚；而這頭緒的整理，說不定也是愛密麗的啟發。我將這首詩譯成中文寄你，如此交待了你字裏行間之所以抑鬱，我必須正面和你談論的是[內容與形式]的問題。

我一度深為內容和形式孰先孰後感到困惑，那是少年時代，當我執筆要寫一些什麼東西的時代——想起來那年紀比你還輕。我聽長輩說，詩是有它一定的形式的，甚至還是必須根據格律進行，以臻於完成的；其他任何文類，他們再三強調，也

大略如此。所以一個人要立志先熟悉各種文學形式，把握作文的規則，然後下筆便無往而不利。我聽說形式最重要，合乎規矩合乎規律的作品，無論內容如何縹渺如何幽黯，既然經過詩的包裝，就一定不怕不是詩了。在一段不算太長的時代裏，我努力模仿各種可能接觸到的詩型，死記美麗的[詩的辭藻]，以便隨時將它們安插在我的創作裏，也不管那樣做到底有沒有意義，是不是能夠構成有機的藝術體。我曾經寫了一首四十行的新詩，主題是秋之肅殺一類，分十節，每節四行，每行都十二至十四字，將書本上看來的悲秋爛語一一綴上，也不管花蓮的秋天其實並不那麼蕭瑟懍慄。詩成，我自己也看不太懂；我的國文老師在後面批道：[可惜無人作鄭箋]。

那年我十六歲。幸運的是很快就好了，一夜之間，我忽然對那些形式，規矩格律，辭藻，感嘆都產生了厭倦的心理，所以少年才有[秋的離去]和[歸來]之作。現在回想，這改變無非閱讀使然。我遭遇到一些震撼，這在人生過程裏毋寧也是少有的，何況那時我的心思終究還很稚嫩。我忽然發覺詩的美與好，並不是它看起來那麼美，不一定因為它在頌揚宇宙人生好的一面。詩的美與好是建立在它真的基礎上；感情誠實，思維率直，聲籟天然，幅度合理，以這些因素融合交響，突出一個不可顛撲的藝術生命，那才是美與好。[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詩應該以真實的手段，道出心與物的真實，切不必為形式所拘束。紀弦寫了一首壁虎詩[存在主義]，其中一段如此：

平貼在我的窗的毛玻璃的
那邊，用牠的半透明的
胴體，神奇的但醜陋的
尾巴，和有著幼稚園小朋友人物畫
風格的
四肢平貼著
圖案似的
標本似的
一蜥蜴

這觀察體會迥異尋常，出之以詩，又採取了一種迂迴跌宕的形式，在我們習於

四行練句的時代，具有無窮的震撼力。

原來詩是可以這樣處理的！一隻壁虎夜夜準時出現在毛玻璃窗那邊，[預約了一般地]；當詩人在工作的時候，壁虎吞食著蚊蚋和小虫，致使肚子[膨脹而呈微綠]。詩人遽覺自己正是那覓食表演的目擊者，必須寫點什麼[有詩為證]，就這樣一路發展出一首五十行長短的作品，充滿突兀，驚訝，同情，和嘲弄，安置在錯落有致合理的形式裏，一首詩於焉完成。

紀弦不但掌握到形式自然發展的美，也闡說了內容賦與的好。壁虎在台灣又名守宮，樣子和聲音都不是悅人的，可是詩人再三強調壁虎也是上帝所造，和[我]一樣，何況牠還是[遠古大爬虫的縮影，縮寫和同宗]，並且牠也敏感，知道有人夜夜關注牠吃虫的藝術。詩人可以將一件不是太悅人的事件，通過適當的藝術整合，化為一首詩。形式居功，遂也提昇了內容。到這時我就明白形式若有意義，必須如此，和內容密切結合；形式是活的，不是死的，因為死的是規律，而詩不要規律。內容呢？內容是中性的，天下無事不可入詩，非必定如秋之蕭瑟懍慄才行。壁虎在毛玻璃窗外吃虫，比起這個如何？

我懷念北京的塵土，希望有一天能再看看這些塵土。清晨旭日初昇，陽光照射在紙窗上，窗外爬藤的陰影則在紙窗上隨風擺動。紅木書桌上，已在一夜之間鋪上一層薄薄的輕紗……

這個也不見得不好。紙窗外爬藤，晨光將它的陰影映進屋裏給早起的讀書人看，小風吹它擺動，寧靜地流露出古老的文化溫馨——這個並不見得不教人緬懷思念。擺動的藤影和脹著微綠肚子的壁虎，雖然都在窗的那一邊，卻不可同日而語。可是紀弦所展現和證明的，無疑藤影是詩，端看你怎麼將形式拿來支持它。

這樣說來，形式豈不比內容重要？我不是這個意思；否則可不可以說，內容比形式重要？那也不見得。我只能提醒你，這一切正是古人[文質炳煥]的要求，強調的是形式和內容調合，平衡，

互為照明於西方文學傳統也是一個課題。簡單的說，形式須由內容決定，內容則有待形式擴充——我們有心於詩創作的人，尤其在這早已摒棄了詩詞格律的時代，必須了解唯有兩者合諧相生，才可能突出新的藝術，開展出時代的文學。

當然，這其中還有些問題不能不進一步思索。首先是所謂形式和內容調合的問題。什麼樣的題材期待什麼樣的篇幅來浮現，這種內容只能以這種形式表達。我在論[閑適]的時候涉及這一點；假定蘇東坡作[遊金山寺]，乃是自無但有的藝術歷程，我提到他文心運作當下的抉擇，意思大致如此。現在回頭檢視愛密麗·狄金森的詩如何？也許你的心也敏銳起來了，無須我瑣碎嘮叨。

愛密麗·狄金森的詩要表達的，是一個無限敏感，有情，羞澀，又善於沉思默想的人（最好就斷定是個女人罷），如何於大寧靜中體會某種精神的躍動，或感情的游移；她要求自己通過具象捕捉抽象，以自然和人間的聲籟光采，展現一神秘的領悟。然則這詩所環繞訴說的到底是什麼？什麼是明白如[一條傾斜的光]，清朗如[大教堂管樂的聲調]，然而又簡約若[絕望]，矛盾若[華美的沮喪]，教人患得患失？總之這其中必定有一件什麼事，也許是未曾定型的事件，說不定只是奧妙不可為人道的幻想罷了，說不定是一種期望，憧憬，一種緬懷，慾念，說不定還是無可無不可的愛情？她想表達的正是這些。對愛密麗·狄金森說來，假如那是糅雜了期望和慾念的愛，即使只是幻想的一個層面，那麼這就染了宗教般的抑鬱色彩，帶著難以詮釋的悲劇情調。愛密麗·狄金森於冥想之中，於乙乙然將突破靜謐以創作的片刻，下筆決定這一切必須用合乎主題的形式表達。她選擇了二四押韻的四行體，因為這四行體頗具宗教聖詩的意味，何況這還是她最得心應手的詩體，每一段四行，各行音節以短步互易，並押ABC B韻，再起段則換韻，綿互而下，可長可短。這種嚴整的詩體可以交代主題的奧妙；但內容如此，全詩不宜太長，以免繁褥之病，或更怕說多了便失去了那輕微神秘的氣氛，所以詩停於四韻完成之際，共得十六行。

外在的硬體設計如此，而為了加強效果，呈現宗教性感傷和喜悅交疊的效果，詩人擷用意象比喻都在一定範圍之內。[傾斜之光]彷彿是神靈的啓示，它又沉重如教堂音樂；當它對我們構成傷害，似乎又不是疼痛，感覺如天賜情愫然而還有點茫然異樣，所以率直說是[絕望]，又華美，雖然只是[華美的沮喪]。到這裏我們已經可以意會那無非是一種融合了快樂和憂鬱的，除了愛情以外，難道還有別的吗？

假定那正是虛實間的愛情，正是一種幻覺感應而已，惟有當事人知道它的有無，惟當事人為之患得患失。是的，每次那感覺出現的時候，天地雖然，山岳河川傾聽，一切形象寧靜相待，煞有介事——大自然和人間社會因我有情遂亦有情，蒼白怔忡，也和我一樣患得患失了；當它隱退的時候，我便體會到無窮的空虛，也就有了心死的滅絕感。這一來一往本來都是愛密麗自己的思想在啓閣操縱，則愛的幻覺正如夢，[魂來楓標青，魂返關塞黑]，約摸相當。

為了呈現那個主題，愛密麗·狄金森使用一種嚴整又帶點無奈意味的形式，我覺得那是她最好的抒情詩之一。回頭再看紀弦的[存在主義]，主題近似古人的齊物論，或者正繼承了賈誼[鵬鳥賦]的哲學傳統，然而也不盡然，古人奧義精深，文采華茂，就是往往缺少一份閑散高蹈的幽默感。紀弦顯然有意注入這一份新意，所以他除了把握齊物論點，聲言[一切存在——都是上帝造的]以外，全詩處處佈置關節，讓嚴肅的和荒謬的理念攪拌在一起，而且不但辭藻如此，音響效果亦復如此，所以前引一段詩裏，九行裏大量使用尷尬的[的]字，為了突出笨拙樸實之美，正是神奇而醜陋，令人不快，[有著幼稚園小朋友人物畫風格的]，如圖案，如標本——紀弦處心積慮的是這樣描繪出一條蜥蜴，一隻壁虎，以文字的形與聲，以奇怪的文法修辭，再加句式錯亂，長短弔詭，上下搖擺，就這樣以形式的特殊效果來界定內容。我們發現齊物論點仍在，這詩又在觀念上提供了現代的嘲弄和諷刺，真假莫辨，於理難容。然而在藝術上這詩超越了真假的滯礙，其為一種[完成]殆無可疑，所以這作品成立，存

在於它自己的[存在主義]，所以說詩的美與好並不是因為它歌頌了人類譴責了虫蠹；詩的美與好建立在它可賴以顯露的感情之為誠摯，思維之為率直，聲籟之為天然，幅度之為合理。要之，主題內容只是藝術創作最原始的開端，我們掌握到它，僅夠我們著手染指，詩還在未知之中，於是一切依賴形式的配合操演，通過全面的(Comprehensive)修辭驅遣，鉅細靡遺，才有它展現，完成的一天。

我常常覺得文學創作說不上有什麼方法，和其它最高級的精神活動一樣，這事須由當事人隨遇而安，伺機為之，不斷調整角度去對付那些稍縱即逝的理念和意思，何況每一首詩的完成都是一個過程，一個迥異其餘的過程。我想這正是創作的快樂，詩所承諾給我們的永恆的快樂。王闈運論詩法說：[詩主性情，必有規律，不容馳騁放肆]云云。這還有什麼快樂可說？天下不應該有完全一樣的棋局，道理相同。王船山講故事，他說有一個人善下棋，並以教人棋為職業，後遇一高手，與對奕至十數子，軋挪揄之曰：[此教師碁耳！]教人下棋的就有方法步驟的講究，一來一往總是那幾步，然而高手下棋何嘗循規蹈距？作詩大略也是這樣，必定要建立一個方法論，倒不完全沒有方法論為佳。這一次因為你提到內容和形式的疑問，我回憶少年以來的感受，就以兩首詩的解析勉強理出概念，不知道你懂不懂我在說些什麼？

歲暮風寒，下午在院子裏砍柴一小時，極乏，乃臥睡一小時，醒來將這封數坐未竟之稿續完。



黃應泉的詩

無題

朋自遠方來
帶了桂冠
雖一身塵埃

猛然震撼
一張張熟悉的臉孔
多麼驚奇的發現

那年那日
一起耕耘
一起收穫
看到了花開

此時此刻
也在施肥
也在灌溉
卻培植了不同的果實

故人啊
竟把誓言吃掉
忘卻了遠方的同志

後記：友人艾虹自胡志明市帶來了越南華文解放日報桂冠文藝版，閱後有感而作。

一九九一．三．廿日加拿大

山精

和

水精



不記得什麼時候開始
我們便已糾纏不清
只知道千古許多英雄
曾為我們奔波勞碌
建壩築堤皆等閒

其實，我不過生性崖岸
要與天公併肩
伸手擁雲，張臂抱月
雨去虹是腰帶，晚來星是胸飾
晴時旭日爬過脊背
癢癢

而妻呢
妻的心事就連莊周也難窺
迂迴轉折，波詭浪異
遇物則起伏，無人則純淨
或許想遮住我雄偉的身軀罷
露出一角，顯其二三
莫讓我佻脫直上九霄
從此逍遙不歸

於是，山長一尺
水漲十丈
我與浪遊的雲調笑
妻竟亦深不可測了
我苦笑自謂仁者
妻抿嘴自許智者
登山涉水之人卻指指點點
在山水難分難解的邊緣
笑問誰主沉浮

誰主沉浮？
我們患得患失
只好靜靜讓萬物
頭上腳下，纖巧可笑地
生長

九一年五月廿五日洛城

註：越南神話裏有山精和水精鬥法的故事，此詩靈感雖由此得，所寫卻不盡相同。

藍采文作品



翻過了一座
又一座連接的長山
未見海浪般的禾穗
我的腳步已是搖搖欲倒

不如讓這群隨我的野鴿
啄我
並銜著我鉤破了的新衣
振翼起飛

總像一層浪
一層浪的把我托起沉落
托起沉落

有鯊魚追我
洶湧的巨浪撲我
急急忙忙
我泳如去箭

著陸時候
我的手已上了銹
渾身濕濡濡的站在人民法庭上
望著衣角墜下的水珠
我沉默如此

等他們量著我沾濕了的位置多闊
等他們試了我身上的水份多鹹時

把我逐出廣州
押回西貢

一路上
隨我的起步中他們用一塊厚厚的麻布
抹掉我的腳印
我並不在乎
因為將已進入胡志明的走廊

廊內
不知何時已黃葉滿徑
四週圍依然如昔年那樣
陰陰森森
踏在乾脆的枯葉上
另一方沙沙的響聲也從我的足踝
凌空躍起

我拔腿狂奔的倒入
樹林蔽天
我左握手槍
右持咬開了門的手榴彈
在聆聽傳來的響聲
一任落葉紛紛蓋我
蓋我

掀開蓋我的落葉
竟是這幡綠色軍用的美國被褥
我發覺自己的寢室和去年一樣不變
轉離寢室
我見廳內的四壁已是千孔百洞
很像以前我和敵人開火的一個廢墟中
見母親在幽暗的燈光下
修理我曾幫她修過的那副斷了鉸的眼鏡
哥哥持著我在大馬難民營的去信
在喃喃自語
沒見弟弟
也沒見妹妹
只見四壁崩缺的牆縫有槍孔向我
來不及叫一聲媽
我就躍出窗外
卻撞上昔年我栽下的葡萄榦上驚醒

一九七八年洛杉磯

瑩瀛的詩

倦

仍是八六年的溫城天空
仍是四月的櫻花
仍是屋後撒落滿地的Cherry
我卻無法嚐到
當年的甜味
Cherry? 感情? 工作? 金錢?
都不是問題
倒是一個問號
鳥倦知還的絲絲倦意
時時刻刻
繫在千里外的一一舊金山

不是神話

不要用奇異的定論去作果斷
這是個證明
套一個代數方程式
吐納加動與禪等於一個名稱
氣功
它不是神話卻又像神話
能防病治痛
更將苦澀的藥丸子
擋在視線外
時間加恆練
氣功 將不是神話

九一年五月溫城

葉靈的詩

海鷗

海鷗
在廣闊天空中自由飛翔
波浪
起起伏伏
猶如曲曲折折的人生旅程
讓我盼望化作海鷗
越過滔滔波浪
飛向茫然無際的天空
留下生命曾經燦燦爛爛
展翅飛舞的一段過往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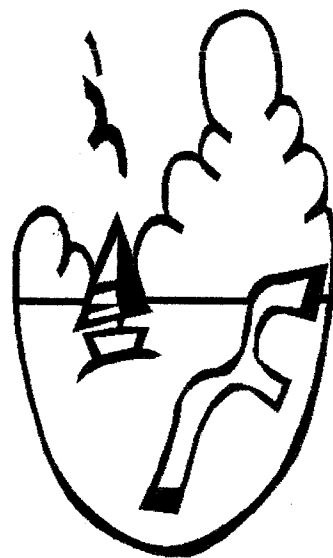
陳方圓的詩

迴

婉轉繞纏
一段情
溫柔如流水
快意卻淒涼

你來時，帶有萬千彩羽霓虹
你去時，我黯然驚覺好黑好冷
縱使季候轉動
急急如年輪
自來，最苦最烈
是思念
夢迴時刻
算否一泓涼泉？

九一年，四月



斯冰作品

風景

步過黃昏的海濱
挽著的影子如牽纏的手互挽
向東
別驚嚇那冥想的鷗群
像我牠們正嚮往浪漫
風掠過溫柔搖曳棕櫚
潮輕悄退下 晚霞在自我焚燒
快將這一瞬刻成永遠
伸延伸延的沙灘
與我們的並肩

* * *

燭光閃躍 音樂輕渺流漩
漩入我們的晚餐
此刻每次對視是每種繾綣
縱使擁抱不回 古遠前的二十年
擁抱不及 二十年後的幻變
今夕 在億萬時序與億萬空間
相聚於一點
是緣 起於不滅的浪漫

* * *

你伴我
恆為我雕塑一幅幅
浪漫
二十年前期最始
後期最終的
風景

心花

黃綠紅藍
我們的友誼是一族顏色
冬末春初
色彩聚集後而燦爛
繽紛匯成一道
洛杉磯天空
亮了就不再消散的虹

速寫這族臉譜
以脫俗的畫筆
真誠作油彩
抽象生發在心版
然後越過視野
以感覺....

這個早春
卡拉OK是陪客
歌我們的友誼 高高至上
名利糾紛拒於門外
扣住的是 跌倒時
這兒有每雙扶持的手

不為點綴
我們的友誼是朵朵
開在時間掌紋裏
不衰不朽 不俗不敗
永不萎謝的
心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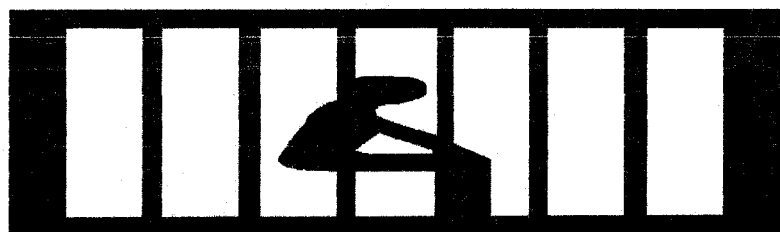
九一年五月

九一年四月杪



監獄裡的詩人

夕夜舊作選輯



夕夜，原名謝海珠，是前南越西堤華文詩壇甚為活躍的年青詩人，同時亦是颯風現代詩社創立人之一，作品極豐，詩風婉約清澈。他的詩作除了在西堤的華文雜誌報章刊載外，還經常在香港的[詩風]，台灣的[笠]、[大地]、[龍族]、[山水]等各詩刊發表。七五年後，越南共產黨統一全國，西堤華文文壇瞬間煙消雲散，寫作的人都擱筆蟄服。夕夜也像其他的詩人一樣不再有任何作品發表，他離開西貢市回到潼毛鄉鎮，過著清苦的務農生活。因為生活太於拮据，不得不暗暗兼任鄉民子弟的[華文家教]，當時這份職業是危險的，重者會被羅織為反動罪名。

八三年十一月卅日，夕夜以[無射]筆名在美國世界日報發表了批判當時南越共產制度下的一些社會現狀的連載小說[猛虎]。八四年初，完成了[猛虎]的續篇[毒蛇]，從潼毛寄出時被查獲。越共公安局一直暗中展開追查，截至八六年初逮捕了夕夜，以[對抗社會主義]及[惡意詆譏社會主義]的罪名將夕夜定讞八年。在越南中部法庭開審時，呈堂的證物是[猛虎]的剪報和截獲的[毒蛇]手稿。這案件當時震撼了越華文藝界，其實，越共當局早在八三年間已拘捕了多名越南作家，他們經常在國外發表對越不利的作品，越共公安局稱這些作家們為[持筆的別擊隊]，夕夜情況雖不盡相同，卻也因此成為越共文字獄中首位華文作家。

最近越共採取開放政策，在政治和文學方面都有較寬的尺度，而且亦有大量批判、揭發貪污及官倒現象的作品出現。本刊特地搜集了夕夜數首七五年前的詩作，集成一輯以紀念這位勇於面對良心的詩人，同時也盼望他能因政治的改革早日解脫牢獄的生涯。

飛

讀 信

夜是一尊大理石

拆
開
你是案前的燈

滿室
是故鄉

一條陳舊的乳罩

舊衣櫃撿起
一條陳舊的乳罩呵
如同妝前擺著一個病瘦的秋天
婦人才猛喚征人的名字

(呼喚便是石階上的苔痕)
一條陳舊的乳罩成為一網閉垂的幽簾
一隻古典的愛情，一座上昇的墳墓

士兵話別

划一點瀟風上山
又傷泣回指
發箭的人穿射了兩膀斷落的白翼

我要去
不容三枝香火叩問
汝病臥的裙帶鎖住落葉的記憶
昨夜腰舞的蝴蝶
以及今日亂雨擊來的狼狽

汝將怎樣擦開帘外層層的霧
我將滷入血的歷史抓不住半朵玫瑰
手中握刺的憂鬱如同一枚宥密的甲骨文

那邊的山崩那邊的雪崩呵
有風划過，請聽悉
我是否一座長街裏靜默敲醒過來的石像
抑或一條雨季過的失蹤的泥濘路

吻著你
四條彩虹交搭在我錶上十二時
小樓上昇著
半盞闌珊燈火
點熱了四隻羞閤的眼睛

呼息是游離的晚霞
自臉頰輕輕穿梭於清香的髮簾
此刻，長街無人，世界無人
僅剩兩顆交貼的心臟攀至月亮的深閨

吻著你
四隻翼子交纏在霓裳衣中
縱然燈火換成深刻的夜
一道純青的情感正在頭頂上昇

畫父親

父親輕輕噙上了煙斗
濃濃的白霧穿過他灰灰的鬚上

父親的掌心曾是大塊綠綠遼闊的草原
一隻手是高高的長城
一隻手是滾滾的長江

父親的額上多的是斑馬線重重的故事
翻過眼是外外的破薑
翻過眼是薄薄的黃昏

父親悠悠取下了煙斗
翻過眼的雪花紛紛灑在他冷冷的腳下

內窗與外窗之間

一腳踏入內窗的痛迫
一手推開裊裊外窗的雲煙
歲月扮演農夫蹲在屋頂上計算播放的種子

靜觀一口窗子的兩面世界
外窗的陽光被層層的石碑遮成了黑夜
使我們存在苦悶裏
透進內窗便是濁水裏暗暗的月色

每個國度都是濁水裏暗暗的月色
儘管我們怎樣努力撑划逆流中的船隻
到達的終點又是黑夜無覺的外窗

我們原是一粒虛無的種子，向外窗
沉思不明白為何要坐在這個不明的內窗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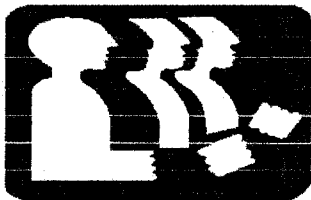
家書暗讀

這時候最難讀是最難得的家書比黃金重
別與我再談眼淚，不是說
所有的眼睛都被挖起焚燒一座城
——唉，不必和我再談一座城
請賜半點安恬於讀

寥如淡星的小字教我難以詮釋生存或死亡
屋門連夜打開
讓我背手踱出又踱回等候明日的天氣
靠向黝黑的屋簷下重讀幾遍
我的家書是否那盞油燈熄滅後的一縷稀煙
淒迷像燃燒白蛾燃燒剩下一灰翼
說是燈滅時分
駕長車的既已到來
莫問我衣襟上的裂縫必須母親一根白髮縫補
莫問我再次談起眼淚
我不忍看這麼多眼睛被挖起來焚燒一座城
也莫問我為何讀破家書
依舊答不出父親的腳印還在不在山水高原

不想談焚燒的也不想燃亮一盞燈
你為什麼不肯放下一把楚楚可憐的簫聲
趁在黑夜的一半
我暗將牆上一幅小橋流水的人家取下剪碎
撒在令人困惑的家書上
而你們打從沙場或無定河回來時
記住替我尋拾一尾瘦瘦的琵琶一隻夜光杯

現在點兵千萬里了
讀家書的時候最好是熄去燈火的時候
將自己深遽的眼睛埋葬
我只想讀出一點點
父親的臉母親的膜拜可像不像祖先
瑩地般清靜



辭 響

路過昨夜的獨木橋
水流還在我今天初啓的臉紋穿越
想及春天睡進嬰孩幼掌中的果樹間
冬雪已經笑展它的白齒，如一把沒跡的刀子
切入我們的腹中
分割了黎明和黑夜的等距

用纖細的指尖試觸輪迴的聲音
你臆決
母體是大片草原，又是一堆打掃不清的深塚
戰爭在空氣的巨燭固執燃點
我們在最飢渴的時刻便將灰燼畫了一隻灰鴿
看它和一尊白色的石像對望
隔上一道結冰的淚腺
緘默地沉思

人們再無法用一隻芭蕾舞來詮釋生命的真感
歲月講解地上的羅盤針後
女人的婚餅突向一刹那的光速自然腐爛
奪目的鑽戒把黑夜射出整地破碎的髮結
回憶春天的果樹園
如今被黑煙捲成半條雨季的山路

果熟跌落旋渦的水響中
撫鑽或扶杖的才醒悟
蘭花有一把極為含蓄的絲根
在濃得化不開的鄉愁裏
一碗不合口胃的稀飯都扒成滿眸散飛的泥土

眾樹召引交疊的斧聲在獵人的馬鞭迷失時
半截斷箭，打千里路回來
漫談千年後的降臨
雲一度自幽靜的橋底爬過蘆葦處
山和它的小路是禪僧的掌紋
握在其中，飛鳥是一群鐘聲
向水流穿過昨晚的黃昏
有一陣風的逸去

編後隨筆

※[新大陸]進入了第四期！距離我們許諾的合訂本時間已不遠，我們除了戰戰兢兢外，更帶著一份喜悅宣佈：合訂本將如期於一周年後出版，並自今期起開始接受預訂。預訂價格每本美金五元，國內加郵費一元，國外加二元。預訂超過一本者，免郵費。

※在計劃之中，本期輯有[菲華現代詩選]，是據菲律賓千島詩刊，台北亞華作家雜誌及謝馨詩集輯選而成，形式類似創刊號的[今日越華詩展]。不過今後我們將會改變作風，嘗試直接與當地詩人聯絡取得他們經過自己挑選的作品。特別是香港，星馬泰菲等地容易聯繫的地方。此外，歡迎各地讀者和作者向我們提供資料或代為收集詩稿。當然，他們的詩作更是我們長期所需要的！

※為方便統一編排，本刊定每單月末截稿，每雙月中旬出版，來稿若有時間性，請加以註明。沒加註明者，當以來稿先後及質素，內容為序。請作者盡量在截稿前惠稿！

※本刊基本上是一全仁詩刊，所以經濟來源全靠內部集資，和小部份讀者自願的贊助。值此郵費增加的時刻，我們雖有心推廣[新大陸]，卻無力長期贈閱。因此，由上期始，除有詩作發表的作者，寄贈該期外，所有贈閱皆已停止。希望作者和讀者體諒！

※本期收到香港冬夢先生五十美元、加拿大葉萍女士五十美元、西雅圖甄子昂先生一百美元、三藩市林建中先生三十美元與攝影家單雄威先生廿美元的資助，特此致謝！

※四月杪本刊全仁陳銘華因事赴越，有機會一晤新舊詩友，回美後有組詩[早安越南]在本期發表。

※本期收有恆行關於發表在第三期長河的[煉石補天]一詩的讀後意見，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特別歡迎這種字數不長，論詩，析詩或純粹讀後感的文字，因為這類文字正是要推廣詩的第一步。

※頁三方浪舟詩[懷古幽思]第三行[...而來]，[來]為[去]之誤。

※本期刊出的[監獄裏的詩人：夕夜舊作選輯]的同時，本刊得悉詩人夕夜的妻子吳麗梅女士已在九個月前攜同幼子謝文村逃離越南，抵達香港大鴉洲難民營。本刊已聯絡上吳麗梅母子，設法儘快匯款給他們濟急。亟望同情夕夜不幸遭遇的讀者、朋友也給予援手。款項可托本刊轉寄。

NEWORLD POETRY

BIMONTHLY



詩雙月刊

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 91803
U.S.A

NO. 4 JUNE / 1991

一九九一年六月第四期

美國加州洛杉磯